



## 西府海棠

焦琦策

早先在书中看到海棠,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心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花,会结出一种怎样的果实,不知海棠到底是树还是专门用来观赏的小型植物。古诗词中的海棠寄托了作者复杂多样的情感,在文人骚客的作品中出现的频率颇高。于是,海棠这种植物在我脑海中深深地扎了根。

相比陶渊明的菊、周敦颐的莲、陆游和王安石的梅,海棠似乎没有特殊的性格。就算李清照的“帘卷海棠红”也只是轻描淡写,苏轼的名句“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”也只写了海棠的花色和姿容。今人多捧玫瑰和牡丹、玉兰和月季、桂花和水仙,爱照相的女人在野外也多是站在玫瑰花中,系着各色丝巾,仿佛玫瑰可以衬托她们的美丽。

有一年春天,我去公园散步,在路边看到一树粉白的花,密实交错。比杨树,这树显得矮小;比山桃树,这树又显得高大;比连翘,这树显得蓬勃;比山楂树,这树又显得消瘦。在旁边一朵一朵娇嫩的玫瑰花的映衬下,这一排花着实失去了颜色。它们太多了,太繁了,太小了,以至于在春天百花齐放的竞争下,很容易就被游人忽略了。

向路过的老者打听,这树竟是海棠树,我沉默了。原来,古人笔下渲染的海棠竟是一种种类繁多、花开无奇的平常果树而已。而在另一个园中,我知道了它们的名字——西府海棠,是海棠的一个品种。于是联想起东坡笔下的“红妆”,想必是另一类娇羞如少女的花,并且这一种类必不是茂密地开着的。

于是我开始留意起了西府海棠,无论是闲逛,还是找寻,总想发现它更多的踪影。似乎也品味到了诗词中常见的海棠,即便它们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。也许我没有见过更美的种类,也许我无法考究诗人看到的是哪种海棠,但西府海棠在我看来更务实、更美丽。它因务实而美丽,因美丽而更务实。

这种想法在秋天果然印证了。在仲秋时节,我骑车穿越两排西府海棠,发现它们结出了密密麻麻的小果子,果色有通红的,有即将由青转红的,个头如山楂大小,但表面光滑。我看到一位老者在摘果子,便过去询问道,这种海棠能吃吗?老者答,当然能了,能直接吃,也能用来煮水喝。我也摘下来咬了一口,酸酸甜甜的味道刺激着味蕾,果香浓郁,真是难得的好味道。我环顾四周,顺着道路向前望去,如春天的花那样繁盛,这两排西府海棠密密麻麻地结出了一树又一树的小果子。我惊讶为什么摘它的人如此少,而山楂还未熟透,抢着摘的人却那么多。一问,原来是人们嫌这果子太小了。

秋末,绛红的海棠果仍然繁密地挂了满树,叶子也脱尽了,品尝的人却越来越少。西府海棠沉默了,静静地,如弯腰的老农。

我拿着布袋,挑选个大饱满、颜色好看的海棠果,摘了满满一袋,回到家里,大家都尝到了海棠果的美味。家人说虽然见过很多次,但都不知道还能食用,也只是叹息果实太小,不过仍然劝我多摘点,毕竟,量多个小抵得过量少个大。也是在秋天,我在街边看到了一种果子,个头中等,青红相间,问老板得知它叫海棠果。细问,原来这就是真正的海棠果,并且是西府海棠经过嫁接改良后的品种。我赶忙称了两斤,回家一尝,味道淡,甜度小,还极绵,根本不如我摘的小果子好吃。

我突然想起了《增广贤文》中的一句话:牡丹花好空入目,枣花虽小结实成。

## 畅游晋祠之 牡丹园

赵士岱 文/图

晋祠牡丹园是全国著名的牡丹园,也是太原牡丹的一张名片。

太原是中国最早种植牡丹的区域之一,一般观赏牡丹分为寺院牡丹和庭院牡丹。太原府城东南高台上的永祚寺是寺院牡丹的代表,这里的牡丹在寺院庄严的殿堂映衬下,显得典雅古朴;晋阳古城遗址西南的晋祠是庭院牡丹的代表,这里的牡丹在庭院园林的点缀中,显得高贵光鲜。可以说,无论何种环境下的牡丹,

都难以掩饰其国色天香的花魁形象,总是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。

晋祠牡丹在唐代已有种植。相传,武则天为并州文水人(今文水县),感念晋祠的牡丹之美,遂在定都洛阳后,专门派人到晋祠移栽牡丹于洛阳宫闱之中,尔后才有“洛阳牡丹”之盛誉。

晋祠牡丹园原先是在田别墅的一部分。上世纪初,在晋祠山门前不远处,围绕仙翁阁,相继建了三处私人花园,分别是陶然村、在田别墅、息庐。其中,在田别墅最大,园林花木也最多。上世纪50年代扩建晋祠公园时,最先扩进来的就是这三处花园。今牡丹园便穿插在这三处别墅之间。

今牡丹园北至陶然村,向西延伸至息庐,南折是牡丹亭,并向东折至老君庙,外围是晋祠公园中线。占地面积约25亩,种植牡丹1万余株,共有二十多个品种。

伏龙山南侧有一座较小的牌坊,匾额题“花径”二字,通往牡丹亭。而伏龙山西侧的一片牡丹则是种植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已有百年历史,是今晋祠园林中花龄最长的牡丹。园内间插翠竹、松树,点缀怪石、藤萝架,营造园艺氛围,凸显牡丹的高贵气质。

老君庙以北的一片牡丹较为齐整,两座木质的圆形花塔贯穿其中,园内是成片的牡丹,正如李白诗中所写:“若非群玉山头见,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4月下旬至5月初是牡丹花开的季节,姚黄、赵粉、魏紫、二乔、洛阳红等品种竞相绽放,光彩夺目。唐代刘禹锡有诗云:“唯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在晋祠也不例外,花开时节,市民年年争相来此赏花。



## 捧错了“一品红” 冤枉了“一品香”

刘大寿 文/图



一品红



一品香

逢年过节,花市火爆。媒体顺势而为,争相向受众推荐鲜花。忙中出错,有媒体竟把全株含有毒素的“一品红”捧作香花;也有媒体则反了个个儿,把香花“一品香”冤枉成了“有毒的花卉”。

不久前读到一篇文章《摆几盆花卉满堂春》。文中说:“新年之际,在门庭摆放树形优美、枝叶秀丽的盆花,能给房间营造出喜气洋洋的氛围。”该文推荐的够这标准的花卉依次是一品红、龟背竹、仙客来、天竺葵、万年青、水仙花6种,首捧“一品红”。夸:“隆冬季节,一品红绚丽夺目,用其美化居室生气盎然。”但这犯了个根本性的错误:“一品红”不是香花,而是全株含有毒素的毒花!

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全儒编著的《中国观赏花卉图鉴》(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年4月第1版)可知:“一品红”科属大戟科大戟属;别名象牙红、老来娇、圣诞花、圣诞红、猩猩木;原产地是墨西哥及非洲。“一品红”是常绿灌木,花期在12月至次年2月,恰在新年期间,开花时有红、黄、粉等颜色,花色艳丽,最适宜盆栽观赏,也可作切花。“一品红”外表华丽,夺目养眼,但《中国观赏花卉图鉴》特别标注:“注意:‘一品红’全株含有毒素,栽培时要极为小心!一般不在居室养殖。”“一品红”的毒性主要来自白色乳汁中的生物碱与二萜酯类,属于刺激

性毒素。若皮肤与之接触、汁液误入眼、不慎误食,能致多种疾病。专家强调此花“栽培时要极为小心!一般不在居室养殖”,所以不该把“一品红”当成香花向读者推荐。

上个月,《文摘周报》有文《室内养花避开刺激性植物》。文中说:“有毒的花卉包括黄杜鹃、郁金香、一品香、五色梅、含羞草等。”这里,真正是冤枉了“一品香”,“一品香”是香花,绝不是“有毒的花卉”。

《中国观赏花卉图鉴》一书介绍:“一品香”是“随意草”的别名,“随意草”还有别名芝麻花、假龙头花、囊萼花、棉铃花。科属为唇形科随意草属,原产地是北美洲。“一品香”是多年生草本,花期在7月至10月。“一品香”为穗状花序,顶生花密集,每轮着花两朵,花冠筒长,唇瓣短,花紫色、红色至粉色,有淡雅清香。“一品香”因花朵密集、艳丽,花期长,花序醒目,整体效果好,因而可布置花境,也可在草地成片种植,还可以作切花。

“一品香”是香花,不属“有毒的花卉”。《文摘周报》文章把“一品香”列入“有毒的花卉”名单,错了。列入“有毒的花卉”名单的应该是“一品红”。

“一品红”与“一品香”,一字之差,却有毒花与香花根本之别。